



【泰山精神】

## 近代学者“泰山梦”

□周郅

近代百年中国巨变，新文化、新思潮、新观念风生水起。作为传统山岳文化代表的东岳泰山，也经历了一番时代大潮的洗礼。许多学者不仅对泰山文化进行了反思、论辩与评估，更对泰山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思考与创议，如设立管理局、架设索道、建博物院等，无不具有超前眼光；而设泰山大学，定泰山为“国山”，在泰山下建中华新都等，其构想大胆独到，振聋发聩！今稽史档，试加介绍，以“述往事”而“思来者”——

### 设立“泰山管理局”

泰山被历代王朝尊为“宗山”，对其管理十分严格，自秦汉以后，先后设置“泰山司空”（秦）、“山虞长”（汉）、“岳令”（唐宋）、“巡山侍”（五代）等官，以掌山林事务。明清时分由州、县或府、县管理。近代以后随着社会变化，原来数官共掌、政出多门的管理体制，已严重阻碍了泰山的保护与开发。有鉴于此，民国之初，学者傅增湘提出了设立“泰山管理局”之议。

傅增湘系清光绪进士，民国时任教育总长。其于民国三年（1914）四月重游泰山，前后历三日。傅氏目睹其时古迹名胜或岁久失修，“游履鲜过，亘成废区”；或“风霜水火，崩圯时闻”；更有历代皮藏、近世出土之珍品，“皆不加厘叙，任其佚遗”，深感管理之不善、官吏之失职。经过认真思索之后，在游记中提出了“仿古代山虞之司，参以近今管理之制”，设为专局，特置官司以掌泰山的构想：

“余以为应仿古代山虞之司，参以近今管理之制，设为专局，特置官司，划分区域，类别条流。凡属山中古迹胜区，钜细不遗，咸加籍记，公私所属，各专责成。其经画大端则拓道路以利通行，疏溪涧以富泉源，禁樵采以护山林，设馆舍以便游人，辟山庐以营市集，辑新志以广播扬，写图画以彰景物。屋宇之属，存者量为葺治，废者表其旧址。碑碣之属，完者严禁磨剔，佚者广为搜剔。灵祠香火，仍其土风，海客侨居，亦受约束。资财则出于国帑，而助以邑钱；官吏则一其事权，而参之舆论。树此伟画，斯复壮观，倘假以十年之期，自巍然为五岳之长。然兴革之际，异议或滋，利害所关，群情多沮。持正论以助鸿功，端有赖于郡邑之贤士大夫，余将引领而望之矣。”（傅增湘《岱岳重游记》，载《藏园游记》卷六，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171-173页）

傅增湘拟议的“泰山管理专局”，是一个合林业、水利、交通、

旅游、文物、工商、文化出版于一体的行政机构，经费出于财政，官吏统一事权。作者认为，此议若行，假以十年之期，泰山之面貌定焕然一新。不过，在府院政争、军阀割据之时局下，傅增湘虽居教育总长之尊，但这一远见深思却正如其所预言，因“利害所关，群情多沮”，未能得到社会各界响应。终民国之世，设立“泰山管理局”皆流于空论。直至1985年，泰山风景名胜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成立，对泰山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傅增湘七十年前的创议，方才得以初步实施。

### 创办“泰山大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泰安出现创办“泰山大学”之议。

民初山东的大学教育相对落后，全省未设一所公立综合性大学，当民国十一年（1922）教育部新学制颁布，放宽了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限制之后，省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办大学热潮：除当局将六所专门学校合并为山东大学外，又有胶澳商埠督办公办私立青岛大学，王鸿一等发起创办曲阜大学，北大教授梁漱溟等拟办曹州大学。在此“大学潮”中，“泰山大学”之名也横空出世。

此议由泰安士绅李恩泰率先提出。光绪《泰安李氏家谱》（沟头支谱）卷二《二支再分系》记其人云：“恩泰，字锡宸，又字陞臣。从九品。幼为养子，及长，待人忠厚，论事慷慨。”恩泰民国时历任泰安戒烟所所长、道德重整会会长、世界卍字总会泰安分会会长，热心公益，在时局动荡中，苦心维护地方安宁。王次通《北崖父子遗文序》中誉其人“乡时称长者，喜任事，邑中婚丧大徭役，往往主之。尝于战役中冒锋鏖，谋和平”。

泰安教育，自清末知县毛漱振兴之后，“彬彬乎学风之盛，甲齐鲁矣”（清陈荣昌《泰安令毛君兴学记》）。加之又系泰山所在，堪称文化重区，故李恩泰有创办大学之思。李与著名教育家、原省立二师校长范明枢为亲家（光绪《泰安李氏家谱》（沟头支谱）卷二《二支再分系》：“恩泰……女字城西元宝街范公炳辰男印昌”），此议得到范公鼎力支持。据李恩泰之孙、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台南分会会长李枫林先生回忆：“先祖曾有设泰山大学之议，校舍设岱宗坊附近（原县师），甚得范（明枢）、赵（新儒）二老赞同。”（李枫林先生1993年10月17日致周郅信函）

李枫林所述“岱宗坊附近原县师”，系指位于岱宗坊西之慈善院（系原清白鹤泉行官故址。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曾于此设泰

安师范讲习所。后“二十二年（1933）又从山麓慈善院，移天书观为今校”（《泰山天书观师范讲习所教学大纲·学校行政》）。李恩泰拟利用讲习所所遗校舍，加以扩建，作为新建“泰山大学”之校址。但事宜尚在筹措中，便遭逢“七七”国变，泰安沦陷，范明枢流亡乡村参加抗日，李恩泰则愤志以死，“泰山大学”遂成泰安人的未圆之梦与未了之业。

### 定泰山为“国山”

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政府颁布政令确定梅花为民国“国花”，众多的“国”字号议题由此被提上论坛。其中最早提出“国山”之说者，为著名学者易君左。易氏面对日寇侵逼、国难日亟的现实，认为若要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必须推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物——“国山”：“吾人欲请定泰山为国山，正因泰山足以代表中国之灵魂”。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与王德林同撰《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以洋洋万言，论述泰山“具有刚健中正四大德性，尤应定为中华民国国山！用泰山的精神消灭富士山之魔影！”指出在祖国群山众岳之中，“求能气魄伟大，形态庄严，傲首嶙峋，丰姿华灿，而又与吾国历史文化及固有道德有密切悠远之关系，且确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者，舍泰山而外，将何所求！”进而要求“山东省党部、省政府会衔，呈请中央，定泰山为中华民国国山”（笔者近对《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予以校注，已由泰山文化协会刊出）。

“国山”之议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泰安乡村师范校长徐瑞祥参选国民大会代表，以“定泰山为国山”作为议案。“国山”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国人对泰山的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和更加深入的揭示。

（本文作者为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末了”。

任教三十年来，第一次整学期没有本科生课。研究生课晚两个星期，于是我得以在乡下多蹭了半个月。家人二十天前就返校了。临行前为我蒸了几锅馒头，包了几帘饺子，做了一盆酱牛肉——就差没烙一张大圆饼套在我的脖子上——这么着，二十天来，天天早上馒头中午饺子晚上酱牛肉，辅以后院地里刨来的地瓜土豆和拔来的大葱。饭后像普京总统检阅红场海陆空三军那样巡视一遍房前屋后的花草草，而后开始读写译功课。不瞞你说，半个多月我一分钱没花，几乎把个钱字忘了。哦，钱？钱是什么玩意儿？是啊，只有花草树木明月清风而无需钞票的日子才叫快活。当然啰，如

【窥海斋】

## 乡下与课堂之间

□林少华

果全国人民半个多月都像我这副德性，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怕是不好向总理汇报了。所幸如此场景没有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人们照样花钱消费。车模搔首弄姿，房市解除限购，阿里巴巴要在美国挂牌，超市收银台前争先恐后。就好像随着一声枪响，所有鸟儿从所有树上飞向天空后，只有我这只傻鸟仍缩在巢里偷着乐。

问题是，不可能总是偷着乐。十五天也好，两个月零十五天也好，一天天争先恐后从我身旁悄悄溜走，剩下的只有我。而这个我明天也要溜走——大后天要给新老研究生上课了。我这一溜，剩下的就只有房前屋后篱笆内外的花儿们了。

早上起来，外面天空一副快要下雨的表情。我撑伞出门。出得大门往房后没走几步，果然有雨点啪嗒啪嗒落在伞上。清晨的雨，初秋的雨，清清爽爽，淅淅沥沥。后院篱笆外的树上爬满了牵牛花，树间是一长排翠菊。关东的秋，是牵牛花和翠菊的天下。嗒，无数牵牛花齐刷刷密麻麻举起小喇叭。专注，整肃，生机蓬勃，旁若无人。翠菊呢，翠菊永远只有粉色和紫色两种颜色。粉色的如情窦初开的邻院村姑，紫色的则如优雅娴静的旗袍少妇了。摇曳生姿，风情万种，而又透出几许伤感与寂寥的暗影，可谓秋意的化身。

拐一个弯，就是西面篱笆，网格篱笆。篱笆下是路。路两侧的房子多带红砖院墙。时间还早，加上下雨，二三百米长的沙石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只鸡在墙脚樱桃树下低头走动，不知是觅食还是散步。整个场景和气氛颇像俄罗斯画家笔下的油画。我在自家网格篱笆前停住脚步。篱笆前长着几株大波斯菊，浅粉色，深粉色，白色。细长的茎，舒展的花，无风自摇，从不歇息。这种花最大的特点是显得特别精神和机灵。一次我采来一束，随意插进从小镇旧货摊上淘来的老式大肚油瓶，放在书桌暖色布罩台灯旁边。晚间开灯，花与灯交相辉映，顿觉满室温馨，恍若仙境。因一篇论文陷入困顿的我也随之精神和机灵起来，灵感不期而至，文思自行喷涌。而后望着瓶发呆。半个世纪前我提着和这个瓶一模一样的大肚油瓶从十几里外的小山村走路来这座小镇的粮食所打豆油。每月每人四两还是六两？顶多六两。全家当时五六口人的油只能装到这大肚油瓶的大约肚脐位置。清贫的岁月，年少的自己，想不到五十年后我以如此形式与之邂逅……

下午雨过天晴。我坐在窗前喝茶。迎窗是几丛百日草，东北习称“步步高”。在我见过的花中，惟有此花颜色最全，真正是五颜六色，而且只仰不俯，开花时一定昂首朝天，一副登高之态。这是东北乡下最常见的花，于我是最富乡愁意味的花，连同祖母脸上慈祥的皱纹和终日操劳的母亲瘦削的背影，带着永远的温馨和感动定格在了遥远的记忆中——或许我是为这个才回乡下的。

看罢百日草，蓦然举目，白云正在山梁松树尖上缓缓飘移。除了看花，我还喜欢看云。云自由、自得、自在，或为朝霞，或为落晖，或为白兔，或为苍狗，合而横无际涯，分而惊鸿独飞，重而雷霆万钧，轻而吹弹可破。风受高山之阻，水有深壑之隔。千变万化自由自在，莫有如云者。古之智者曰云在天空云在瓶，古之诗人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古之官员如唐代狄仁杰一生离乡宦游，某日公干途中，忽然望云思亲，下马立坡，泪如雨下……

总之，我爱乡下，爱乡下的一草一木。借用殷海光的话说，“我爱云、树、山、海和潺潺的流泉”，“我愿意像只蝴蝶在花间乱飞，我愿意像只小鹿在林间奔驰。”某日我在日记中写道：知我心者，惟瓜豆花草耳。况晨风夕月暮霭朝晖，复以鸡鸣野径蛙跃古池——彼村上何若此村上！村上川端井上田边，任我漫步其间。人间乐事，莫过于此。偶有故友来访，葡萄架下，把酒临风，东篱菊前，品茗谈笑，正可谓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然而明天我必须回去了，也应该回去了。我爱乡下，也爱课堂。或许，我终生都将往来于乡下与课堂之间。若将二者从我的生活中突然拿走，我很有可能不知如何生活。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